



中华戏曲电影应更多走向国门

◆ 朱光

今天下午 NT Live(全称为 National Theatre Live,英国国家剧院现场)的高清戏剧放映活动又在话剧中心举行,此次播映的舞台剧《李尔王》据说是近一批中“最好看”的一部。不过3年多,从在大剧院首次亮相的《弗兰肯斯坦的灵与肉》使得 NT Live 这一项目让北上广的粉丝在一时见不到卷福真人之际,可以从剧院里顶天立地的高清屏幕上看清偶像的睫毛。时至今日,该项目的成功引得维也纳歌剧院也准备把他们的歌剧和芭蕾舞剧以视频的方式输入中国——因为找不到剧院愿意承担高清播映的费用,所以转而成为网络收费视频。

NT Live 诞生之初,并不是为了挣钱。2009 年起,英国国家剧院为了让更多错失剧场艺术的戏迷弥补遗憾,以及向身处边远地区,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的人们普及戏剧,就借鉴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出歌剧 DVD 的经验,意欲以摄像机面对舞台,拍摄戏剧。只是,英国人更大胆地加上“Live”的概念,以强调“现场感”。并且,他们真的是这样做的。举例说明,假设英国国家剧院在伦敦自家剧场里上演《李尔王》的时候,他们确实通过摄像机向苏格兰等地的其他剧场“现场同步直播”该剧。坐在苏格兰某剧场的观众,可以与伦敦观众几乎同步体会到《李尔王》的演出状况,甚至连中场休息的时候,也一起静候 15 分钟。

毫无疑问,NT Live 项目带到中国来的一批戏剧,最初都是由欧



■《李尔王》剧照

美明星领衔的舞台经典,例如抖森主演的《科利奥兰纳斯》(又译为《寇流兰大将军》),获得过奥斯卡影帝提名、耶鲁大学博士詹姆斯·弗兰科主演的《人鼠之间》——该剧女主角还是红极一时的美剧《绯闻女孩》中的女主角之一“布莱尔”,男配角还有美剧《真爱如血》里的“霍伊特”……无疑,NT Live 这一项目通过吸引中国庞大的英剧、美剧粉丝而一夜燃爆。这就引发了第一个焦点——在剧院里放映的戏剧电影,是给影迷观看的,还是给戏剧迷看的?毫无疑问,影迷的数量是戏剧迷的百万甚至千万倍。戏剧迷在剧场里看 NT Live 时被一群更重颜值的英美剧女粉丝包围——看到男神一出现就全场尖叫,确实观赏体验降低到负数。

其次,NT Live 项目在业界引发的焦点,关乎艺术与技术。可能是因为艺术层面的差距已经几近无从探讨的必要——戏剧学院教授们的感慨是:“看了这一批高清戏剧,几乎感受到大不列颠是靠戏剧做到‘日不落’的”,以至于技术反而成为可以聊聊的话题。在一个多大的剧场里,需要安置多少个摄像机,才能自如地在全景、远景、中景、近景、特写乃至各种所需的景别中切换,以达成这一类戏剧电影的画面呈现可以尽可能模仿成现场观众的主观视角——如此,才能让不在现场看“直播”的观众,感觉自己也身处现场,甚至观感更好。把舞台剧拍摄成电影,需要拍片的导演既懂得剧场奥秘又深谙镜头语言——目前看来能符合这一要求的大约仅有北京人艺的青

年导演徐昂、上海的电影导演郑大圣以及电视导演滕俊杰——他们都有作品佐证。徐昂的《十二公民》、郑大圣的戏曲电影《廉吏于成龙》、滕俊杰的戏曲电影《霸王别姬》……他们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中国戏剧(曲)电影能赶超的一丝希望。

再者,NT Live 项目是很难走通商业道路的。虽然,戏剧搭上电影,仿佛能让小众艺术“扩充”为大众艺术,从而得到票房回收,但是,事实上,NT Live 要进入电影院线,困难重重。目前,该项目也就在剧院、偶尔在电影博物馆放映,属于文化交流的非营利项目。而高清播映设备的屏幕与放映机的租借费用,每次动辄十几二十万。假设均价与热门电影票 100 元一张看齐,那么最多容纳千人的剧场全都坐满也就

堪当回收设备租借费。所以,当下剧场播映这一类高清戏剧、乃至歌剧、芭蕾舞剧都是赚吆喝。这也就是维也纳歌剧院信心满满带来几十部高清舞台剧寻找剧场合作,最终却只能通过网络收费播映收场的道理。

那么,NT Live 项目全球火爆到底满足了谁呢?中国戏剧人起初满怀好奇与热情入场,随后渐渐觉得痛心疾首。大批粉丝依然怀着热情乃至激情入场,为看不见自己尖叫的偶像继续尖叫。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在中国肯播映这些电影的剧院,其实与英国国家剧院也是同心同德的——为了各种推广,觉得若能培养一些最终自己掏钱买票看舞台剧现场演出的消费者,也终究是好的。

只是,既然英国确实能以高科技的方式输出数百年的戏剧精华,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凝聚着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国戏曲拍摄成电影,走向全世界呢?目前,仅有一部 3D 戏曲电影《霸王别姬》在美国上映。而唯一一部戏剧电影《十二公民》也于 2014 年获得罗马电影节金奖。因而,英国高清戏剧在中国热映的最大启示,其实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扫一扫
请关注
「新民艺评」

江南评弹中的布莱希特戏剧观

——评新创中篇评弹《林徽因》

◆ 戴平

陈云同志说过:“新书三分好,就要给掌声。”近日听了上海评弹团的原创中篇评弹《林徽因》,感觉它以崭新的表现手法,融入了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在展现林徽因传奇一生的同时,展示了她的才情、恋情和爱国之情。

故事是在一个绝色才女和三个真心爱慕她的杰出男人之间展开的,但却没有写成一个低俗的多角恋爱。编剧对林徽因和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之间的感情描写和处理很正派,很感人,也很有分寸。《林徽因》告诉人们:对于感情应该十分珍惜爱护,爱一个人就要一生一世。爱得慎重,就会爱得恒久。

《林徽因》之所以获得成功,我以为在艺术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演员的表演充分体现了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所提倡的“间离”效果。黄佐临曾说过:“如果说布氏戏剧与中国戏曲有相似之处,那么江南评弹更接近布莱希特。”一个评弹演员,一会儿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现在观众面前,一会儿以第三者的身份发表一些评语、感想,跳进跳出,若即若离,说法之中现身,现身中说法;观众也在动情中思考,在欣赏中共鸣。这就是布莱希特谋求戏剧的“间离效果”。

第一回《康桥别恋》开场,在极具华彩的舞台上,一桌两椅改为一桌四椅。黄海华饰刘海粟和梁思成,



郭玉麟饰演金岳霖和胡适,陆锦花饰凌叔华,朱琳饰林徽因,坐在“太太客厅”里高谈阔论。他们用饶有兴味的说表,叙说了林徽因的感情生活的经历,重点是对徐志摩的初恋和告别。四位演员,六个角色,吴语软糯,夹叙夹评,一会儿叙事,一会儿化身角色,不断转换身份,不时跳进跳出。刘海粟转换成梁思成,金岳霖变成胡适,林徽因开场则端坐在观众面前,旁若无人,一声不响。原来,她是在客厅后面房内准备演讲稿,继而听见大家对徐志摩和她的议论,忍不住出来说话。四个人物,忽而喝咖啡,忽而开国语,忽而说英文,苏州话、英文和普通话的组合,即是“江南评弹更接近布莱希特”的有力证明。

评弹演员用英语说书,跳出角色用普通话朗诵徐志摩的“再别康

桥”诗句,也是“间离效果”的体现。说到动情处,林徽因转轴拨弦三二声,已成曲调更有情,得知徐志摩遇难的消息,一曲“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字清腔软、弹奏灵动、表演雅逸,表露了林徽因毅然割断与徐志摩的恋情后内心留存的隐痛。在第三回《毗邻而居》中,饰演美国友人费正清的演员毛新琳,用深沉苍劲的大段唱腔唱出了费正清对抗战前景的分析和对林徽因病情的关切,此时,饰金岳霖的高博文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送格外国人,张调唱得嘎好!”引来全场观众如潮的笑声和掌声。

《林徽因》突破了原有的评弹艺术生产模式,不仅第一次有了专门的舞美设计、服装设计,还开发制作衍生产品。舞台设计的全新概念,在保留评弹“一桌两椅”的传统形式下,加入了诸多与剧情相关的建筑元素,较好地衬托主要人物建筑专业的背景,颠覆了传统评弹舞台“大白光”。

《林徽因》还有打磨和提高的空间。编剧窦福龙的唱词写得极好,既典雅华美,又顺畅易懂,可惜唱段少了一点。第一回,说表的时间占去一半,老听众感觉不过瘾;秦建国、高博文的演唱浓郁有味,希望他们能多唱几段,最好能有几段精彩的男女对唱。此外,像“梁上君子、林下美人”这样的“肉里噱”,也还可以多放几个,以增加趣味性。

徐家汇大修道院在徐汇区政府大院内,先前正式对外开放整个建筑的底楼,成为公共文化空间——因而,徐汇区政府大院成了首个对市民开放的政府大院。

徐家汇大修道院距今已有 87 年历史,共四层楼高,底楼之前是徐汇区检察院办公地,目前一层开放区域为徐汇区展示厅,二至四楼仍是徐汇区政协和区人大常委会的办公用地。作为城市管理机构办公和市民活动的公共建筑,徐家汇大修道院就如同国外许多的市政厅一样,从政府官员到普通市民都可以使用它。在开放大修道院底楼的同时,楼上机关依然办公。如此,当老百姓走入古建筑的同时,也会瞥见政府机关的办公情形……

开放徐家汇大修道院,有利于历史建筑的保护、再利用以及文化传承。如何让历史建筑成为城市生活的新名片,早已是当今世界各地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新课题。上海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历史建筑资源相当丰富,但其中不少历史建筑目前都是政府机关的办公地。这类建筑如仅作办公使用,并不利于文化传承,对建筑本身的保护和再利用也缺乏一定延续性。文化传承

当政府大院成为公共文化空间

◆ 张磊

要靠人来讲故事,但讲故事的前提是要让老百姓进得来。开放历史建筑空间,让人们近距离观察和触摸砖墙石瓦,更能调动全社会保护历史建筑的热情。人文之城要靠城市历史文化的“背景”与市民会心的默契来共同实现。人,创造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同时,城市的历史文化也陶冶着人的精神。让市民游走在城市中,置身于历史中,方能留住城市的文化基因。

历史建筑的利用不能以简单获取经济利益作为首要目的,也不能同大众隔离起来,而应力求功能的多样化,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历史建筑再利用的价值在于既维系城市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又使建筑遗产再次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成为具有活力的、与城市共同发展

的一部分。文化和文物部门在主导历史建筑再利用的工作中,应以人为本,突出建筑遗产的公益属性,支持、鼓励当地民众参与保护与利用的过程,让成果给社会分享。

未来的上海,应加大历史建筑的开放力度,揭开它们的神秘面纱,将其变身公共文化展示场所;同时,让市民走进来,了解老房子背后的故事,感受海派文化。

(作者系上海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